



徜徉在母親般的大海之中—— 關島無動力獨木舟航海經驗

母のような大海を漂う——グアムでのエンジン無しの丸木舟航海経験

Wandering in the Motherly Ocean: Navigation Experience of Unpowered Canoe in Guam

文·圖——林嘉男 (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候選人)

2016年5月，隨著太平洋藝術節揭開序幕，我與蘭嶼達悟族友人一同回訪了查莫洛朋友的祖居地——關島。這段旅程源於幾個月前在台灣與蘭嶼兩地的航海交流時，關島朋友所帶來的海洋氣息。

從台灣到關島

2016年3月間，來自關島的查莫洛族友人 Ignacio Camacho (以下稱Nash) 與其德國籍伙伴搭著仿查莫洛族獨木舟形式的現代化動力帆船，選擇在高雄出發，開啟其從台灣航向關島的航海壯舉，做為關島本次舉辦太平洋藝術節的國際交流系列活動之一。

選擇從台灣出發航向關島，Nash說：「台灣是南島民族的故鄉，我來到這，是為了找尋查莫洛人航海文化的起源。」為了找出台灣原住民族中的航海文化，Nash與我們敲定了航向蘭嶼的安排，從高雄出發後的第一站，即是拜訪台灣海洋原住民族原鄉——蘭嶼。

在蘭嶼數日的航程與拜訪過程中，我們針對兩地的航海文化彼此交流，發覺蘭嶼達悟族拼板舟與關島查莫洛族獨木舟截然不同，對於彼此的航海文化都感到十分新奇。同時，我們也分享了兩地在近代政權統治上的苦難經歷，對兩地原住民文化流逝與復振海洋文化的艱辛彼此相惜。

透過如此巧妙的機會，我們與Nash相約了5月之間回訪關島的計畫，是做為航海文化的交流，更是我們的母親海洋——太平洋串起的島嶼連結。

於是，在2016年5月，乘著太平洋藝術節活動的便車，我與達悟族夥伴一行人——夏曼·藍波安、小海、小藍波安等人——展開了回訪行程，不參與官方行程的我們，雖然名



來自關島的查莫洛族人Nash與其德國籍夥伴，駕駛仿查莫洛獨木舟形式的現代化汽艇從高雄出發航向關島。



Nash從高雄出海後以蘭嶼做為第一站，與蘭嶼達悟族人交流航海文化。

義上是以參觀太平洋藝術節為由，但此行的目標相當明確，與太平洋各島的原住民一起航海是我們的首要任務。

抵達關島 參與當地航海行程

在我們抵達關島時已錯過了太平洋藝術節的開幕，Chamorro village岸邊早已停滿從南太平洋各國前來的獨木舟，有些航行了一週才抵達關島，有些更航行了近一個月。來不及參與開幕的我們，在與當地航海事務負責人，同時也是夏曼·藍波安的多年好友Frank說明來意之後，決定在翌日參與航海行程，從關島中部的Chamorro village航向西南方的Merizo Pier。

在航行當日，我與小藍波安搭上了來自Poluwat Island的獨木舟帆船。Poluwat Island是位於關島東南方隸屬於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環礁島嶼，面積3.4平方公里，人口約1500人。為了此次太平洋藝術節活動，Poluwat的船員們歷時1個星期時間自Poluwat航至關島，船員告訴我，對他們而言航海到關島是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，航海是他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，是唯一

且必須的移動模式，是他們島國原住民必備的生活技能。這番話對於同為生活於島國的我而言，充滿遙不可及的想像，長期以來我們都是

雖然名義上是以參觀太平洋藝術節為由，但此行的目標相當明確，與太平洋各島的原住民一起航海是我們的首要任務。

訪行程，不參與官方行程的我們，藍波安、小海、小藍波安等人——展開了回

在2016年5月，乘著太平洋藝術節活動的便車，我與達悟族夥伴一行人——夏曼·





以陸地思維看待台灣，航海從來不是我們生活的必備能力，對海洋的認識也僅在於漁業、保育、軍事等專業化後設的科學式想像，這些劃分切割了海洋做為孕育大地的整體思維，劃分了人們與海洋的緊密連結，但值得慶幸的是，這些緊密而細緻的「人—海關係」，我在蘭嶼達悟族朋友的身上還能完整見到。

當我與小藍波安坐上Poluwat的獨木舟後，夏曼·藍波安緩緩走向他兒子身邊，雙手掬著太平洋的海水潑向小藍波安身上，同時以達悟語向船身與海洋訴說，希望此趟航海可以順利平安。這個場景流露出達悟族溫蘊的父子親情以及細膩的人海依存感情，希望受達悟人敬愛的海洋可以如其所愛般地細心照顧他所愛的子女，海洋完全不是船隻征服的對象，而是呵護著海上子民成長的母親。乘載著父親寄託在海洋身上對子女的關愛，我、小藍波安與Poluwat族人於上午出航。

這一次的航程從關島中部的Chamorro village出發，終點為關島西南方的Merizo Pier，全程約44.3公里，共歷時6小時50分鐘。

首次體驗無動力航行

由於是無動力的獨木帆船，且不具備任何現代性的導航設備，航行過程中完全以風力及目視方式判斷方位，因此一路上我們緊鄰著海岸航行，並隨著時間風向的轉變而調整風帆的方向。這類的獨木帆船在南太平洋各國族之間似乎都具有相似的結構，都是以獨木舟（刨木



筆者（右）首度體驗無動力航行。

式）為主體，在其船身中央架上單根桅杆以維持平衡，隨著風向的變化隨時變換張帆方向，以保持前進的動力。

從上午到黃昏的航海過程中，風向一路從北風轉為東北風，在接近終點Merizo Pier之前，我們在Cocos Island前方換了兩次帆，大幅調整航行方向以更靠近陸地。

由於我與小藍波安皆是第一次參與無動力獨木舟航行，在航行過程中受到了Poluwat友人的完善照顧，譬如在換帆需要人力支援時，僅是告訴我們「lay down! lay down!」，並沒有讓我們擔負起操作船桅與組裝船帆的任務，而在航行過程中也不斷提供我們豐富的水果與飲水補給，使得我與小藍波安如實地成為稱職的乘客，唯一的功能便是消耗船上的食物負載兼平衡船隻重心如此而已。

抵達終點 回到母親海洋懷抱

在經過了將近7個小時的航行後，趕在夜幕低垂之前，我們抵達了終點Merizo Pier。從海洋的視角來說，這趟航行完整呈現了關島



本次航程起點為關島中部的Chamorro village，終點為關島西南方的Merizo Pier，全程約44.3公里（圖中綠色航線），歷時6小時50分鐘。

查莫洛族在近代歷史中對於土地與海洋文化流失的辛酸血淚，從大規模盤踞在海岸線的國際級渡假飯店，到美軍於關島駐設的海軍基地，在在顯示查莫洛族人在近代遭受到強權與跨國資本的無情侵略，查莫洛文化則在數十年摧殘之後，近15年才開始文化復振的運動，航海文化也是近年來重新尋回的傳統。Nash告訴我，身為查莫洛族人，同時也是美國海軍退役軍官的他，航海文化是他在50歲以後才學會的「傳統」，而除了他以外，還有更多的查莫洛族人，都是在近年才開始真正重新學習回到傳統。當我問道查莫洛族人是如何在經歷了這麼長期的文化斷裂之後，克服斷層重新尋回傳統，他富有哲理地告訴我：「回到母親的懷抱，便是（Back to our Mother Ocean.）」

或許，台灣原住民族所遭遇的政治經濟

Nash告訴我，身為查莫洛族人，同時也是美國海軍退役軍官的他，航海文化是他在50歲以後才學會的「傳統」。當我問道查莫洛族人是如何在經歷了這麼長期的文化斷裂之後，克服斷層重新尋回傳統，他富有哲理地告訴我：「回到母親的懷抱，便是（Back to our Mother Ocean.）」



情勢不如關島嚴峻，但面對的課題卻是如此熟悉。在蘭嶼，我領略到達悟族人的「人一海關係」，這是有別於台灣所有原住民族所獨有的深層文化底蘊，航海所展示的，是海洋民族的文化，是情感，更是人與海之間相互依存的相處連結。海洋文化，達悟族尚未失去，像海洋一樣思考，學習海洋脈動，回到母親大海的懷抱，會是島國島民的我們在陸地安身立命的穩固憑藉。◆



林嘉男

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候選人，以山林與海洋做為一輩子的田野。現與幾位達悟族夥伴組成「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」，推動蘭嶼的公眾議題討論，致力於蘭嶼文化發展工作。